

卷四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編號 D8621501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5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一卷

俞牙捧琴謝知音

說曾分鮑叔金

今交道姪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
 牙他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
 叔牙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
 之羞齊相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
 幾樣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
 知心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第四卷

物相公飲恨半山堂

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
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寬莫量窄古今興廢言不
徹金谷繁華眼底塵淮陰事業鋒頭血臨潼會上
膽氣消丹陽縣裏蕭聲絕時來弱草勝春花蓮去
精金遜頑鐵逍遙快樂是便宜到老方知滋味別
粗衣澹飯足家常養得浮生一世拙

閑話已畢未入正文且說喜詩四句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

一生真偽有誰知

此詩大抵說人品有真有偽，須要惡而知其美，善而知其惡。第一句說周公，那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少子，有聖德，輔其兄武王伐商，定了周家八百餘天下。武王病，周公爲冊文告天，願以身代，藏其冊於金匱，無人知之。以後武王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抱成王於膝，以朝諸侯，有庶兄管叔、蔡叔將謀不軌，心忌周公，反布散流言，說周公欺侮幼主，不久篡位。成王疑之，周公辭了相位，避居東國，心懷恐懼。一日天降大風，疾雷擊開金匱，成王見了冊文，方知周公之忠。

逆歸相位，誅了管叔、蔡叔，周室危而復安。假如管叔、蔡叔流言方起，說周公有反叛之心，周公一病而亡，金匱之文未開，成王之疑未釋，誰人與他分辨？後世却不要把好人當做惡人。第二句說王莽，王莽字巨君，乃西漢平帝之舅，爲人奸詐，自恃椒房寵勢，相國威權，陰有篡漢之意，恐人心不服，乃折節謙恭，尊禮賢士，假行公道，虛張功業，天下郡縣稱莽功德者共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莽知人心歸已，乃醜平帝，遷太后，自立爲君，改國號曰新。一十八年，直至南陽劉文叔起兵復漢，被誅。假如王莽早死了十八年，

却不是完名全節一箇賢宰相垂之史冊不把惡人當做好人麼所以古人說日久見人心又道蓋棺論始定不可以一時之譽斷其爲君子不可以一時之謗斷其爲小人有詩爲證

毀譽從來不可聽

是非終久自分明

一時輕信人言語

自有明人話不平

如今說先朝一箇宰相他在下位之時也着實有名有譽的後來大權到手任性胡爲做錯了事惹得萬口唾罵飲恨而終假若有名譽的時節一箇瞌睡死去了不醒人還可惜萬惜道國家沒福恁般一箇好

人未能大用不盡其才却到也留名於後世及至口唾罵時就死也遲了這到是多活了幾年的不是那位宰相是誰在那一箇朝代這朝代不近不遠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間一箇首相姓王名安石臨川人也此人目下十行書窮萬卷名臣文彥博歐陽脩曾鞏韓維等無不奇其才而稱之方及二旬一舉成名初任浙江慶元府鄞縣知縣興利除害大有能聲轉在揚州僉判每讀書達旦不寐日已高聞太守坐堂多不及盥漱而往時揚州太守乃韓魏公名琦者見安石頭面垢汗知未盥漱疑其夜飲勸以勤學安石

謝教絕不分辨。後韓魏公察聽他徹夜讀書，心甚異之。更誇其美，陞江寧府知府。賢聲愈著，直達帝聽。正是

只因前段好

誤了後來人

神宗天子勵精圖治，聞王安石之賢，特召爲翰林學士。天子問爲治何法，安石以堯舜之道爲對。天子大悅，不二年拜爲首相，封荆國公。舉朝以爲臯夔復出，伊周再生，同聲相慶。惟李承之見安石雙眼多白，謂是姦邪之相，他日必亂天下。蘇老泉見安石衣服垢敝，經月不洗面，以爲不近人情，作辨姦論以刺之。此

兩箇人是獨得之見，誰人肯信？不在話下。安石既爲首相，與神宗天子相知，言聽計從，立起一套新法來。那幾件新法：

農田法 水利法 青苗法 均輸法 保甲法

免役法 市易法 保馬法 方田法 免行法

專聽一箇小人姓呂名惠卿，及伊子王雱朝夕商議，斥逐忠良，拒絕直諫。民間怨聲載道。天變迭興，荆公自以爲是復倡爲三不足之說：

天變不足畏 人言不足恤 祖宗之法不足守

因他性子執拗，主意一定，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

呼爲拘相公。文彥博韓琦許多名臣先誇佳說好的到此也自悔失言一箇箇上表爭論不聽辭官而去自此持新法益堅。祖制紛更萬民失業一日愛子王雱病疽而死荆公痛思之甚。招天下高僧設七七四十九日齋醮薦度亡靈。荆公親自行香拜表。其日第四十九日齋醮已完。漏下四鼓。荆公焚香送佛。忽然昏倒於拜壇之上。左右呼喚不醒。到五更如夢初覺。口中道詫異詫異。左右扶進中門。吳國夫人命丫鬟接人內寢。問其緣故。荆公眼中垂淚。道適纔昏憤之時。恍恍惚惚到一箇去處。如大官府之狀。府門尚閉。

見吾兒王雱荷巨枷約重百斤。力殊不勝。蓬首垢面。流血滿體。立於門外。對我哭訴其苦。道陰司以兒父久居高位。不思行善。專一任性執拗。行青苗等新法。蠹國害民。怨氣騰天。兒不幸陽祿先盡。受罪極重。非齋醮可解。父親宜及蚤回頭。休得貪戀富貴。說猶未畢。府中開門。吆喝驚醒。回來夫人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妾亦聞外面人言籍籍。歸怨相公。相公何不。急流勇退。早去一日也。省了一日的。呢言。荆公從夫人之言。一連十來道表章。告病辭職。天子風聞外邊公論。亦有厭倦之意。遂從其請。以使相。荆公江寧府。

故宋時凡宰相解位都要帶箇外任的職銜。到那地方資祿養老不必管事。荆公想江寧乃金陵古蹟之地。六朝帝王之都。江山秀麗。人物繁華。是可安居。甚是得意。夫人臨行。盡出房中。釵釧衣飾之類。及所藏寶玩。約數千金。布施各菴院寺。觀打醮焚香。以資亡兒王雱冥福。擇日辭朝起身。百官設餞送行。荆公托病。都不相見。府中有一親吏。姓江名居。甚會答應。荆公只帶此一人。與僮僕隨家眷同行。東京至金陵。都有水路。荆公不用官船。微服而行。駕一小艇。由黃河沂流而下。將次開船。荆公喚江居及衆僮僕分付我

宰相。今已掛冠而歸。凡一路馬頭歇船之處。有我的何姓何名何官何職。汝等但言過往遊客。切莫對他說實話。恐驚動所在官府。前來迎送。或起夫防護騷擾。居民不便。若或洩漏風聲。必是汝等需索地方常例。詐害民財。吾若知之。必皆重責。衆人都道謹領鈞旨。江居稟道。相公白龍魚服。隱姓潛名。倘或途中小輩不識高低。有毀謗相公者。何以處之。荆公道。常言宰相腹中撐得船過。從來人言不足恤。言吾善者不足爲喜。道吾惡者不足爲怒。只當耳邊風過去。便了。切莫攬裏。江居領命。并曉諭水手知悉。自此水路

無話不覺二十餘日。已到鍾離地方。荆公原有痰火症。住在小舟。多日。情懷抑鬱。火症復發。思欲舍舟登陸。觀看市井風景。少舒愁緒。分付管家道。此去金陵不遠。你可小心伏侍。夫人家眷從水路。由瓜步淮揚過江。我從陸路而來。約到金陵江口相會。安石打發家眷開船。自己只帶兩箇僮僕。并親吏江居士僕共是四人登岸。

只因水陸舟車擾

斷送南來北往人

江居稟道相公曉。不必用脚力。還是拿鈞帖到縣驛取討。還是自家用錢。催賃荆公道。我分付在前。不許

驚動官府。只自家催賃便了。江居道。若自家催賃

要投箇主家。當下僮僕携了包裹。江居引荆公到一箇經紀人家來。主人迎接上坐。問道。客官要往那里去。荆公道。要往江寧。欲覓肩輿一乘。或騾或馬。三匹。卽刻便行。主人道。如今不比當初。忙不得哩。荆公道。爲何。主人道。一言難盡。自從拘相公當權。創立新法。傷財害民。戶口逃散。雖畱下幾戶窮民。只好奔走官差。那有空役等催。况且民窮財盡。百姓饑饉。不飽沒閒錢去養馬騾。就有幾頭也不勾。差使客官坐穩。我替你抓尋去。尋得下莫喜。尋不來莫怪。只是比往常

一倍錢要兩倍哩。江居問道：你說那拘相公是誰？主人道：叫做王安石。聞說一雙白眼睛，惡人自有惡相。荆公垂下眼皮，叫江居莫管別人家閒事。主人去了。多時，來回復道：轎夫只許你兩箇，要三箇也不能。沒有替換，却要把四箇人的夫錢，催他馬是沒有。止尋得一頭騾，一箇叫驢。明日五鼓，到我店裏。客官將就去得時，可付些銀子與他。荆公聽了，前番許多惡話，不耐煩，巴不得走路。想道：就是兩箇夫子，緩緩而行也罷。只是少一箇頭口，沒奈何，把一匹與江居坐。那一匹教他兩箇輪流坐罷。分付江居，但憑主人定。

公在主人家，悶不過，喚童兒跟隨走出街市。開行果然市井蕭條，店房稀少。荆公暗暗傷感，步到一箇茶坊，到也潔淨。荆公走進茶坊，正欲喚茶，只見壁間題一絕句云：

祖宗制度至詳明

百載餘黎樂太平

白眼無端偏固執

紛紛變亂拂人情

後款云：無名子慨世之作。荆公默然無語。連茶也沒與喫了，慌忙出門。又走了數百步，見一所道院。荆公道：且去隨喜一回。消遣則箇走進大門，就是三間廟。

宇荆公正欲瞻禮、尚未跨進殿檻、只見朱壁外面粘
着一幅黃紙、紙上有詩句

五葉明良致太平

相君何事苦紛更

既言堯舜宜為法

當效伊周輔聖明

排盡舊臣居散地

儘為新法誤蒼生

翻思安樂窩中老

先識天津杜宇聲

先前英宗皇帝時、有一高、一姓邵名雍、別號堯夫、精

於數學、通天徹地、自名其居為安樂窩、常與客遊洛

陽、天津橋上、聞杜宇之聲、歎道：天下從此亂矣。客問

其故、堯夫答道：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

地氣自南而北。洛陽舊無杜宇、今忽有之、乃地氣

南而北之徵。不久天子必用南人為相、變亂祖宗法

度、終宋世不得太平。這箇兆、正應在王安石身上。荆

公默誦此詩一遍、問香火道人：此詩何人所作？沒有

落款。道人道：數日前、有一道侶到此、索紙題詩、粘於

壁上、說是罵什麼拘相公的。荆公將詩紙揭下、藏於

袖中、默然而出、回到主人家、悶悶的過了一夜。五鼓

雞鳴、兩名夫和一箇趕脚的、牽着一頭騾、一箇叫驢

都到了。荆公素性不十分梳洗、上了肩輿、江居乘了

驢子、讓那騾子與僮僕兩箇更換、騎坐約行四十餘

里日光將午到一村鎮江居下了驢走上一二步稟道相公該打中火了荆公因痰火病發隨身扶手帶得有清肺乾糕及丸藥茶餅等物分付手下只取沸湯一甌來你們自去喫飯荆公將沸湯調茶用了點心衆人喫飯兀自未了荆公見屋傍有箇坑厠討一張毛紙走去登東只見坑厠土牆上白石灰畫詩八句

初知鄞邑未陞時

爲負虛名衆所推

蘇老辨姦先有識

李丞劾奏已前知

斥除賢正專威柄

引進虛浮起禍基

最恨邪言三不足

千年流毒臭聲遺

荆公登了東觀簡空就左腳脫下一隻方舄將舄底向上牆上抹得字跡糊塗方纔罷手衆人中火已畢荆公復上肩輿而行又三十里遇一驛舍江居稟道這官舍寬敞可以止宿荆公道昨日叮嚀汝輩是甚言語今宿於驛亭豈不惹人盤問還到前村擇僻靜處民家投宿方爲安穩又行五里許天色將晚到一村家竹籬茅舍柴扉半掩荆公叫江居上前借宿江居推扉而入內一老叟扶杖走出問其來由江居道某等遊客欲暫宿尊居一宵房錢依例奉納老叟道但隨官人們尊便江居引荆公進門與主人相見老

叟延荆公上坐見江居等三人侍立知有名分請到側屋裏另坐老叟安排茶飯去了荆公看新粉壁上有一大書律詩一首詩云

文章謾說自天成

曲學偏邪識者輕

強辨鶉刑非正道

誤餐魚餌豈真情

姦謀已遂生前志

執拘空遺死後名

親見亡兒陰受梏

始知天理報分明

荆公閱畢慘然不樂須臾老叟搬出飯來從人都飽察荆公也畧用了些問老叟道壁上詩何人寫作老叟道往來遊客所書不知名姓公俛首尋思我會辨

鼎勒為鶉刑及誤餐魚餌二事人頗曉得只亡兒陰府受梏事我單對夫人說竝沒第二人得知如何此詩言及好怪好怪荆公因此詩未句刺着他痛心之處狐疑不已因問老叟高壽幾何老叟道年七十八了荆公又問有幾位賢郎老叟撲簌簌淚下告道有四子都死了與老妻獨居於此荆公道四子何為俱歿老叟道十年以來苦為新法所害諸子應門或歿於官或喪於途老漢幸年高得以苟延殘喘倘若少壯也不在人世了荆公驚問新法有何不便乃至於此老叟道官人只看壁間詩可知矣自朝廷用王安

石爲相變易祖宗制度專以聚斂爲急拒諫飾非驅
患立法始設青苗法以虐農民繼立保甲助役保馬
均輸等法紛紜不一官府奉上而虐下日以筭掠爲
事吏卒夜呼於門百姓不得安寢棄產業携妻子逃
於深山者日有數十此村百有餘家今所存八九家
矣寒家男女共一十六口今只有四口僅存耳說罷
淚如雨下荆公亦覺悲酸又問道有人說新法便民
老丈今言不便願聞其詳老叟道王安石執拗民間
稱爲拗相公若言不便便加怒貶說便便加陞擢凡
說新法便民者都是諂佞輩所爲其實害民非淺也

如保甲上番之法民家每一丁教閱於場又以一丁
朝夕供送雖說五日一教那做保正的日聚於教場
中受賄方釋如沒賄賂只說武藝不熟拘之不放以
致農時俱廢往往凍餒而死言畢問道如今那拗相
公何在荆公哄他道見在朝中輔相天子老叟唾地
大罵道這等奸邪不行誅戮還要用他公道何在朝
廷爲何不相了韓琦富弼司馬光呂誨蘇軾諸君子
而偏用此小人乎江居等聽得客坐中誼讓之聲走
來看時見老叟說話太狠吃叱道老人家不可亂言
倘王丞相聞知此語獲罪非輕了老叟矍然怒起道

吾年近八十何畏一死若見此姦賊必手刃其頭剗其心肝而食之雖赴鼎鑊刀鋸亦無恨矣眾人皆吐舌縮項荆公面如死灰不敢答言起立庭中對江居說道月明如晝還宜趕路江居會意去還了老叟飯錢安排轎馬荆公舉手與老叟分別老叟笑道老拙自罵姦賊王安石與官人何干乃拂然而去莫非官人與王安石有甚親故麼荆公連聲答道沒有沒有荆公登輿分付快走從跟隨踏月而行又走十餘里到樹林之下只有茅屋三間竝無鄰比荆公道此頗幽寂可以息勞命江居叩門內有老嫗啓扉江居

亦曾以遊客負路錯過邸店特來借宿來早奉謝老嫗指中一間屋道此處空在但宿何妨只是草房窄狹放不下轎馬江居道不妨我有道理荆公降輿入室江居分付將轎子置於簷下驟驢放在樹林之中荆公坐於室內看那老嫗時衣衫監縷鬢髮蓬鬆草舍泥墻頗為潔淨老嫗取燈火安置荆公自去睡了荆公見牕間有字携燈看時亦是律詩八句詩云

生已沽名銜氣豪 死猶虛偽惑兒曹
既無好語遺吳國 却有浮辭誑葉濤
四野逃亡空白屋 千年嗔恨說青苗

想因過此來親觀

一夜愁添雪鬢毛

荆公閱之如萬箭攢心好生不樂想道一露來茶坊道院以至村鎮人家處上有詩談讀這老嫗猶居誰人到此亦有詩句足見怨詞言語遍於人間矣那第二聯說吳國乃吾之夫人也葉濤是吾故友此二句詩意猶不可解欲喚老嫗問之聞隔壁打齋之煮滷居等馬。上辛苦俱已睡去荆公展轉尋思撫膺嘆是懊悔不迭想道吾只信福建子之言道民間甚饑饉法故吾違衆而行之焉知天下怨恨至此上皆福建子快我也呂惠卿是閩人故荆公呼為福建子是夜

荆公長吁短歎和衣偃臥不能成寐吞聲暗泣兩袖皆沾溼了將次天明老嫗起身蓬着頭同一赤脚蠢婢趕二猪出門外婢携糠粃老嫗取水用木杓攪於木盆之中口中呼囉囉囉相公來二猪聞呼就盆喫食婢又呼雞州州王。安石來羣雞俱至江居和衆人看見無不驚訝荆公心愈不樂因問老嫗道老人家何為呼雞豕之名如此老嫗道官人难道不知王安石即當今之丞相拘相公是他的渾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擾民老妾二十年孀孀子媳俱無止與一婢同處婦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

等錢上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為業蠶未成
眠便預借絲錢用了麻未上機又借布錢用了桑麻
失利只得畜猪養雞等候吏胥里保來徵役錢或在
與他或烹來款待他自家不會嘗一塊肉故此民間
怨恨新法入於骨髓畜養雞豕都呼為物相公王安
石把王安石當做畜生今世沒奈何他後世得他變
為異類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荆公暗上垂淚
不敢開言左右驚訝荆公容顏改變索鏡自照只見
鬚髮俱白兩目皆腫心下淒慘自己憂恚所致思想
一夜愁添雪鬢毛之句豈非數乎命江居取錢謝了

老嫗收拾起身江居走到輿前稟道相公施美政於
天下愚民無知反以為怨今宵不可再宿村舍還是
歸亭官舍省些閒氣荆公口雖不答點頭道是上路
多時到一郵亭江居先下驢扶荆公出轎升亭而坐
安排蚤飯荆公看亭子壁間亦有絕句一首第一道
云

富韓司馬總孤忠
只把惠卿心腹待
懇諫良言過耳風
不知殺戮是逢蒙

第二首云

高談道德口懸河
變法誰知有詩多

他日命衰時敗後

人非鬼責奈愁何

荆公看罷艷然大怒喚驛卒問道何物狂夫敢毀朝政如此有一老卒應道不但此驛有詩是處皆有雷題也荆公問道此詩爲何而作老卒道因王安石立新法以害民所以民恨入骨近聞得安石辭了相位判江寧府必從此路經過蚤晚常有村農數百在此左近伺候他來荆公道何他來要拜謁他麼老卒笑道仇怨之人何拜謁之有衆百姓持白挺候他到時打殺了他分而啖之耳荆公大駭不等飯熟趨出驛亭上轎江居喚衆人臨行一路只買乾糧充餓

公更不出轎分付兼程趕路直至金陵與吳國夫人相見蓋入江寧城市乃卜居於鍾山之半名其堂曰半山荆公只在半山堂中看經念佛冀消罪愆他原是過目成誦極聰明的人一路所見之詩無字不能私自寫出與吳國夫人看之方信亡兒王雱陰府受罪非偶然也以此終日憂憤痰火大發兼以氣膈不能飲食延及歲餘奄奄待盡骨瘦如柴支枕而坐吳國夫人在傍墮淚問道相公有甚好言語分付荆公夫婦之情偶合耳我死更不須掛念只是散盡家財廣修善事便了言未已忽報故人葉壽特來問疾

夫人迴避荆公請葉濤床頭相見執其手囑道君聰明過人宜多讀佛書莫作沒要緊文字徒勞無益王某一生枉費精力欲以文章勝人今將死之時悔之無及葉濤安慰道相公福壽正遠何出此言荆公歎道生死無常老夫只恐大限一至不能發言故今日爲君叙及此也葉濤辭去荆公忽然想起老嫗草舍中詩句第二聯道

既無好語遺吳國

却有浮詞誑葉濤

今日正應其語不覺撫髀長歎道事皆前定豈偶然哉作此詩者非鬼卽神不然如何曉得我未來之事

吾被鬼神誚讓如此容以久於人世乎不幾日疾重發謔語將手批頰自罵道王其上曰天子下負百姓罪不容誅九泉之下何面目見唐子方諸公乎一連罵了三日嘔血數升而死那唐子方名介乃是宋朝一箇直臣苦諫新法不便安石不聽也是嘔血而死的。一般樣死比王安石死得有名聲。至今山間人家尚有呼猪爲拘相公者。後人論宋朝元氣都爲熙寧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有詩爲證

熙寧新法諫書多

執拘行私奈爾何

不是此番元氣耗

虜軍豈得渡黃河

又有詩惜荆公之才

好箇聰明介甫翁

可憐覆餗因高位

高才歷任有清風

只合終身翰苑中

第五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毛寶放龜懸大印

世人盡說天高遠

宋郊渡蟻占高魁

誰識陰功暗裏來

話說浙江嘉興府長水塘地方有一富翁姓金名鐘

家財萬貫世代都稱員外姓至慳吝平生常有五恨

那五恨

一恨天

二恨地

三恨自家

四恨爹娘

五恨皇帝

恨天者恨他不常常六月又多了秋風冬雪使人怕

